

小说类书《姬侍类偶》考述^{*}

何春根

小说类书也称为类书体小说总集,是将小说按类编排的一种编纂形式,它是小说和类书相互影响下的产物。《姬侍类偶》是宋人周守忠纂辑的一本小型小说类书,专辑自古至宋姬妾侍婢的事状,在诸多以女性为专题的小说集中颇有特色。本文拟从版本、思想价值、文献价值和编撰体例等方面对此书作一考述。

一、《姬侍类偶》的作者及版本述略

关于《姬侍类偶》的作者,各种书目均著为周守忠。周守忠,《宋史》无传,四库馆臣只提他“号窠菴,不知何许人”。一说钱塘人。按《姬侍类偶》中引用了南宋洪迈的《夷坚志》,而《夷坚志》一般被认为成书于公元1162-1174年间,查《姬侍类偶》自序落款时间是在嘉定十三年(1220)四月。据此,我们如果暂时撇开周守忠不可考的生卒年,以这本书的成书年代为参照物,那么公元1174-1220年之间必然有段时间和周守忠的生平是重合的。

作为一本小型的小说类书,《姬侍类偶》的版本多而杂乱。一开始有初刻本,后从宋至明清,均以抄本的形式流传。其中抄本系统比较复杂,既有一卷本和二卷本之别,又有抄本的反复校订,近世有名的几位藏书家都提到过这本书,并且作了简单的考证,下面将他们提到和本人经眼的几种版本梳理如下:

1.初刻本。周守忠自序曰:“……非敢传世,姑欲留为家藏耳。偶士夫求观,写录弗及,因付之梓,以呈好事君子。”^①落款时间为嘉定十三年(1220)四月。这就是初刻本,又称临安本。《南宋杂事诗》卷二诗曰:“为有宫闱识小名,又闻台阁系群英。传来都是临安本,粉墨闲销与漫评。”后有注:“《姬侍类偶》,周守忠集女子之名作偶联韵语,嘉定十三年刻于临安。行在诸军粮料院干办郑域序。”^②《宋志》对这个初刻本没有记载,说明至元代可能已经失传。

^{*}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(项目编号13YJA75101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周守忠:《姬侍类偶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168册,齐鲁书社,1997年,第2页。

②沈嘉辙等:《南宋杂事诗》,四库全书集部第1476册。

2.明抄蓝格圈改本。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版本,也是仅存的明本,上海图书馆有藏,索书号:线善 792034-35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注“明写本,佚名人校”^①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子部“类书类”题缪荃孙校^②。后者为是。此本一卷,棉纸蓝格,十行二十字。前有时人郑域序,没有作者的自序。郑序后次目录,次正文。全本有红笔圈改,错字用红笔圈出改正,漏字补注在旁,也有整句补漏。大概在缪校之前,已有明写本流传,即蓝格本的底本。但是这个明写本书写不甚精美,且错漏百出,有些地方几乎不能卒读。圈改本改得比较好,有后来清抄本不如之处,但并不完美,存在不少错误,后清抄本据以改正。

3.清陶智抄吴翌凤校订本。是本为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)抄本。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、《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》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,一卷。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云:“清吴枚菴校钞本。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。嘉定庚寅自序。吴氏手跋曰:‘右书《浙江遗书总录》作二卷,有嘉定间自序。今合为一卷,而自序亦无之。丙申夏日,借维扬江帆本,命陶生智钞出,余照原本校正云。七月二十三日雨窗,延陵吴翌凤记。’有‘吴氏钞书’、‘古欢堂’印。”^③这个所谓的江帆本据吴翌凤说也是“中多讹脱”,亟需校订,是以有了吴翌凤的校订本。

4.李文田批校清抄本。中山大学有藏,索书号:VZ222-13。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“类书类”著录,二卷,提要云:“清抄本,清李文田墨笔批校,一册。十行,十八字,白口,无栏格。卷首抄有嘉定庚辰郑城中序。(按:郑城中应为郑域中卿,书目提要误写。)书中有浮签墨笔书校语。此书得自清李文田泰华楼,封面题字是李氏墨迹。”^④

5.吴玉墀家藏清抄本。上海图书馆有藏,四库存目据以影印,但影印之后的阅读效果没有原抄本好,索书号:线善 858734-35。这个抄本是目能够看到的最好版本,很精美,半页九行二十字,四周无边,正楷书写,婉秀娟丽。一函两册。前有郑域序,序题下钤“刘富”印。次有周守忠自序,次目录。正文钤有“刘铨福印”。将明抄蓝格圈改本与这个清抄本相比对,后者基本上是在前者校改之后的重新缮写,质量较好,也因此成为四库存目本影印的底本。

6.《快书》改编本。《姬侍类偶》除了在明清有抄本流传外,还被明代丛书《快书》改编并收录。《快书》共五十卷,练江闵景贤纂,西湖何伟然订,收书五十种,其中卷二十三题名《姝联》,一卷,实即《姬侍类偶》,因卷首题《姝联》下用小字特别注明:“周守忠《姬侍类偶》改本。”这个改本较四库存目本改动

①傅增湘著,傅嘉年整理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60页。

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808页。

③王文进:《文禄堂访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206页。

④中山大学图书馆编: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201页。

较多,参考价值不大。

7.其他见诸著录的版本尚有:

清抄吴庠校本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。

台湾藏旧抄本。虞铭《塘栖艺文志》著录:“卷前有王国维手录宋大樽《簪花词》十首。”^①

二、《姬侍类偶》的思想价值

与《太平广记》这种大型类书相比,《姬侍类偶》只有区区两卷之幅,然而:第一,《姬侍类偶》主题却更为集中,只辑录姬妾侍婢的故事,是专题性类书的代表作;第二,作者通过编纂《姬侍类偶》显示出对底层女性的赞扬、肯定和同情。

《姬侍类偶》以女性为传主,虽多少有点士大夫知识分子赏艳和羡艳的心态,但也传达出作者一些较为可贵的思想,比起《侍儿小名录》等杂采泛收来,“以述代作”的意识似乎更为明显。

首先,作者比较欣赏有才干、有器识的女子。举例已见“器识”类。宋代理学发达,妇女的束缚很多,遵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规制成为她们天然的职分,处于最底层的姬妾就更不用说了。但在《姬侍类偶》里,作者搜辑了较多女子都能够大胆发表自己的言论,聪慧机敏,自主定断,至如王导的幸妾“颇预政事”,无疑是姬妾侍婢群像里的翘楚。

其次,作者肯定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,同时批判负心。如“玉箫绝食”条,玉箫是江夏姜使君儿子荆宝的青衣,与韦皋有私情,韦皋离去后,玉箫七年不忘情,韦不至,玉箫绝食而亡。“楚宾害云”条,南郑尉李云为求楚宾,曾誓不再婚,但楚宾卒后,李云违背誓言而再娶,楚宾显灵杀死了李云,对负心行为进行了决绝的惩处。

最后,展现了姬妾侍婢的悲惨命运,这对于研究古代女性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。姬妾侍婢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,再加上有的以色事人,常常会遭到来自主母或其他女性的攻击和排陷,即使善良也无端招来厄运。这类作品非常多,如“阳台关中”条,阳台是前秦安南将军宠姬,善歌舞,被主妇“苦加挞辱”。“丽质生理”条,丽质被主母活埋。“薜英遭害”条,薜英“姿色殊丽”,被主妇“手刃杀之”。

三、《姬侍类偶》的文献价值

《姬侍类偶》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存佚书、资考证和佐辑佚等三方面。

1.存佚书

《姬侍类偶》共引用书目达108种之多,包括史书、文集、小说和类书等

^①虞铭:《塘栖艺文志》,浙江摄影出版社,2006年,第265页。

类。其中部分文籍仅依托《姬侍类偶》而存其名,如《亭亭叙录》、《东坡类说》、《真珠叙录》等三种,都只有唯此一条的佚文,俱为小说。李剑国等学者做过简单的叙录。

除此之外,也有从未被人提及和引注的,如《会稽纪事诗词》。《姬侍类偶》从该书辑录两条,分别是:

“朝华恋别”条:

《会稽纪事诗词》:秦少游侍儿朝华,姓边氏,京师人,元祐中纳之,擘爱殊甚。时年十九,能诗。居三年,秦欲修真断事缘,遣之归家,资以钱币使嫁。华临别恋语不已。去二十日,使其父来曰:“不愿嫁,乞复还。”秦怜而取之归。明年,出通判杭州。至泗上,因与道侣议论,叹光景之遒。游反舍,谓华曰:“汝不去,吾不复可修真矣。”亟遣信走京师,呼其父来,授以女。秦尝手书记其事,盖未能忘情耳。

“淑姬释囚”条:

《会稽纪事诗词》:湖州吴秀才女,慧解能作诗,貌美。为富氏子所据,或投郡诉其奸淫。王龟龄为太守,逮系司理狱。既伏其罪,且受徒刑。郡僚相与诣司理院观之,仍具酒,引使至席。风格倾一座,遂命脱械侍饮。谕之曰:“知汝能长短句,宜以一阕自咏。当宛转白待制,为汝解脱。不然危矣。”女即索纸请题。时腊尽雪消,春日且至。命道此景,作《长相思令》。提笔立成。诸客为之尽欢。明日以告王公,言其冤。王淳直,不疑人欺,亟使释放。其后无人肯礼娶。周介卿,石之子,买以为妾,名曰“淑姬”。词云:“烟霏霏,雪霏霏,雪向梅花枝上堆。春从何处来。醉眼开,睡眼开,珠影横斜安在哉。从教塞管催。”

前者亦见于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,文稍有异,后者《夷坚志》上有。《会稽纪事诗词》和《墨庄漫录》、《夷坚志》到底孰先孰后,今已无从知晓。按类书编纂的一般情形看,作者所引应当不虚。

2. 资考证

周守忠纂辑《姬侍类偶》,有的是根据原本,所以在和其他书籍记载有出入的时候,可以作为考证时的一条重要依据。如:

“莲子复生”条注出《续玄怪录》,但此故事在谈恺本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一九里题作《梁革》,注出《续异录》。《广记》汪校云:“明钞本作‘出《续玄怪录》。’”明钞本是对的,谈恺本有误。赵景深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》也认为谈本《太平广记》是讹注^①。

“剪彩启棺”条注出《常侍言旨》。周勋初《唐代笔记小说叙录》曰:“《剪彩》、《真卿地仙》、《客土无气》、《颜郎衫色如此》、《上清》、《陆九》六条,应当就是《常侍言旨》中的文字。”^②详味此言,周先生似乎还不够确定。其实,周

^①赵景深: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260页。

^②周勋初:《唐代笔记小说叙录》,凤凰出版社,2008年,第137页。

先生应当相信他的感觉是对的。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两个证据,第一个是《永乐大典》卷之七七五六·十九庚《形·死后全形》引《柳常侍言旨》叙颜真卿地仙事,第二个就是《姬侍类偶》辑录此内容也正注出《常侍言旨》。两个证据都可以佐证周先生的结论。

还有,“绮娘畏狄”条注出《甘泽谣》,但与四库本《甘泽谣》有出入。两则记载情节近似,但主人公一为绮娘,一为素娥,另外,详略也有异。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,按四库提要说,《甘泽谣》可能有两种版本,而我们所看到的两种文本的差异恰好验证了四库馆臣的推测。

3. 佐辑佚

《姬侍类偶》所能提供辑佚的条文,有的材料和其他古籍相同,但也有唯此一条的孤本。如:

“琼树蝉鬓”条注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。但《旧小说·甲集二》和鲁迅辑录的《王子年拾遗记》都没有这则内容。《姬侍类偶》记载虽简略,可据以辑补:

《王子年拾遗记》:魏文帝官人,绝所爱者,有莫琼树。乃制蝉鬓,望之缥缈如蝉翼,故曰蝉鬓。

“叶根姊妹”条注出《古今乐录》。此书在宋代就已亡佚,现辑佚本无此条内容,可据以辑补:

《古今乐录》:王献之二妾桃叶桃根,笃爱之。为作歌,其一曰:“桃叶映红花,无风自婀娜。春花应何限,感郎独采我。”其二曰:“桃叶复桃叶,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,我自楫迎汝。”

“月华玉马”条注出《储官旧事》,实应为《渚宫旧事》。四库全书本《渚宫旧事》和《补遗》中均没有《姬侍类偶》所载事状,可据以辑补:

《储官旧事》:宋沈攸之为荆州刺史,厩中有群马,每夜辄腾蹀惊嘶。攸之令人于枥边饲之。见一白驹,以绳缚腹,起据如飞,掩之不口,视厩犹阖。纵入阁内。问内人,唯爱妾冯月华臂上玉马,以绳穿之,卧则置枕下。夜或失所在,旦则如故。视其蹄,果有泥迹。攸之亡,不知所往。

“阿青接书”文也是仅出现在《姬侍类偶》里,注出《会昌解颐录》。该书已佚,闽侯吴会祺著《旧小说·乙集》辑录逸文九篇,但没有这条。后陈尚君辑校的《会昌解颐录》据此辑录^①。

四、《姬侍类偶》的编撰体例

《姬侍类偶》的编纂体例有如周守忠自序所说的:“韵以四言,皆于句首见其名氏,共一百七十六句,计八十有八联,厘为上下卷。”即全书176句被折成88联,每联分述两个人的故事,篇首注明出处。《姬侍类偶》是在整合传统类书

^①佚名著,陈尚君辑校:《会昌解颐录》,车吉心《中华野史(唐朝卷)》,泰山出版社,2000年,第262页。

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编纂特点。

首先,“隶事为对,下注出处”。这种形式可以从隋杜公瞻的《编珠》上找到它的源头。胡道静《中国古代的类书》概括说:“《编珠》的本来作用,是为了提供做近体诗的材料,故与‘征事’、‘叙事’的类书不同,而为‘事对’式的。它的体制是:隶事为对,下注出处。”^①《姬侍类偶》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式,不过也删芟了一些与小说不太相配的模式,如“叙事”和“诗文”之类,形式上变得更为简洁。

其次,“于句首见其名氏”。这里讲的是标目形式。《姬侍类偶》采取四言韵对式标题,比《编珠》、《初学记》等更为整饬,如:“红红记曲,态态赠诗”、“露仙备帟,宠姐隔帐”、“剪彩启棺,春燕合葬”、“好好移籍,亭亭入宫”等。这里带点字为事主姓名,其标目形式是“事主姓名+事件叙述”。从标题的近似程度上看,它接近唐代李翰《蒙求》。《蒙求》的标目如:

王戎简要,裴楷清通。孔明卧龙,吕望非熊。杨震关西,丁宽易东。

谢安高洁,王导公忠。匡衡凿壁,孙敬闭户。郅都苍鹰,宁成乳虎。

《姬侍类偶》的标目和《蒙求》比较起来,可谓惊人的相似,所以,四库提要云:“其体(按:指《姬侍类偶》的体例)则以四言,隔句用韵,如李翰之《蒙求》。”^②但是《蒙求》没有更具体的正文,《姬侍类偶》模仿的是它标题的形式。

由上可知,《姬侍类偶》糅合了《编珠》和《蒙求》的形式而有所发展。作者似乎对这种编纂体例也颇为满意,《姬侍类偶》编成之后,又接着按照完全相同的体例编了《历代名医蒙求》。作者在该书后序称:“愚偶诣医生杨君之舍,话次,出示所抄一书,曰《名医大传》,乃与《名医录》殊别。因撰集《姬侍类偶》始绝笔,复欲仿是作,牵强即成数十句,又可属对。窃观前修所制《三洞群仙录》,纪述仙道之奇踪;又有《释氏蒙求》,具载高僧之异事。唯医药之流,未闻所编。繇是检阅诸史杂说之书,掇其前二集所载阙遗,类韵参缀,仅二百句,共一百联,计二百有二人,分为卷之上下,名曰《历代名医蒙求》。”^③指出《历代名医蒙求》近仿已作《姬侍类偶》,远仿唐代的《蒙求》。

我们认为,《姬侍类偶》或《历代名医蒙求》的编纂体例在小说史上是具有一定意义的,表现在:

第一,显示出小说总集的编纂向传统类书的积极借鉴和模仿。中国古代的类书自曹魏时期的《皇览》开始,直至唐、宋“八大类书”的编纂成功,传统类书的编纂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。而小说总集的编纂至宋时大概有三种形

①胡道静:《中国古代的类书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80页。

②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34页。

③周守忠:《历代名医蒙求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第103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-2003年,第220页。

式:踵武“世说体”是一种,自成体系如《太平广记》是一种,无显著规律地按卷系篇是一种。《姬侍类偶》显得非常独特,它完全模仿传统类书,无论这种模仿是否成功,其积极探索的勇气还是难能可贵的。

第二,“隶事为对”的标题形式可视为章回小说回目的先声。《姬侍类偶》之前或同时的小说类书,其篇章标题要么是没有,只是按类系篇,如唐初人撰《珎玉集类》、宋孔平仲《续世说》等;要么类下每篇只有简单的标题,多以人名为题,如宋初《太平广记》;要么四字单句标题,如王罄撰辑《群书类编故事》等。《姬侍类偶》是第一部以“隶事为对”标目的小说总集,它的特点有二:(1)隶事为对,一句联语构成标题,分述两事;(2)每单句标题均为偏正结构,基本反映出本则事状的主要意思。长篇章回小说的标题也有这个特点,如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回是“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”,其结构与《姬侍类偶》就近似,只不过一为四言,一为七字,但那是小说标题发展的必然结果。《三国演义凡例》之一曰:“俗本题纲,参差不对,错乱无章,又于一回之中,分上下两截。今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,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,务取精工,以快悦(阅)者之目。”^①但《三国演义》整饬的标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,一方面有它自身的演变,另一方面则是向其他撰述形式吸取营养的结果。将《姬侍类偶》放在这个发展历程上来看,它适当传统类书和古代小说的结合点,同时体现了两者在标目上的新变化,称得上是小说编纂史上一部标志性作品。

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,江西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

^①陈曦钟、宋祥瑞、鲁玉川辑校:《三国演义会评本·各本序言总论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6年,第20页。